

汇聚点滴活水 自成浩瀚气势

人才引入、扩大选材,山东“水军”勇创全国龙头

冬日夕阳下的日照水库,镶着一层薄薄的金边,几十艘皮艇和赛艇正在水面上游弋,这就是诞生享誉全国的“齐鲁水军”的地方。刚刚过去的十二运会上,齐鲁“水军”贡献了7金4银2铜的成绩,位列各参赛省市之首,不仅延续了十一运的辉煌,还打破了该项目自七运会以来“东道主当定老大”的铁律,为山东体育称雄全国立下汗马功劳。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在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水军”将士是如何保持恒久动力,从一个顶峰走向另一个顶峰的?接下来是属于他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伟

当年也曾落魄

齐鲁水军的崛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事实上,在十一运会之前,这个领域,山东还非常贫瘠。

七运会上,山东皮划艇项目总共获得一枚铜牌,八运会和九运会实现了突破,分别斩获一枚金牌,然而到十运会,队伍却遭遇滑铁卢,仅仅获得一枚铜牌。“十运会兵败南京,我连饭都没吃,比赛结束当天开着车一路狂奔回了济南。”说起当年的情景,水校校长王博清记忆犹新。

痛定思痛,齐鲁“水军们”开始理智地反思自己的现状。“山东是个体育人才大省,看到田径

场上的运动员,30多名身高1.9米的男运动员,20多名1.8米的女运动员,我就想,有这么多的好苗子,如果水上项目成绩还上不去,就只能证明教练无能。”王博清坦言。

老王此言非虚。同橄榄球类似,皮划艇特别强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没有身高和力量两个基础项,根本玩不起来,在这一点上,山东大汉具备先天优势,却总是出不了成绩。“当年整个山东皮划艇队夺取的100多次冠军里,我带领的划艇队就拿了60余次,不解决教练问题,山东水上项目起不来。”王博清把症结指向了教练层。

请进来,走出去

借助十一运会在家门口举办的契机,在体育局党组支持下,水校从教练员队伍入手,开始大刀阔斧地革新。

2006年,湖南籍教头吴俐知、江西刘显斌、辽宁费鹏辉先后接受聘请来到山东。新教头的到来,为水校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山东执教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相比之前执教的贵州,山东选材范围更广,高大的运动人才很充裕。体育局解决了我妻子、孩子的工作和上学问题,在这里我能专心搞训练,而没有后顾之忧。”吴俐知表示,如今的老吴,已把山东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给了这么好的平台,干出

好成绩自然是最好的回报。”刘显斌直言。

备战中,水校还尝试聘请了外教,“国外的技术和人才培养领先我们很多,在外教身上学一点,给自己的思路升级、创新,才能提高执教水平。”划艇教练高蓓蓓说。

在新的全运备战周期,“大水军”的设想提上了水校的议事日程。2012年建成的广西北海训练基地,开始接纳省内市队使用,由水校输送给国家队的人才,也一年比一年多。据了解,在新一个周期的国家集训队伍里,山东队有3名教练员和27名运动员入选,大省地位不言而喻。

人才库很关键

任何一个运动项目,都不能脱离人才基础高筑“空中楼阁”,水上项目亦然。

如果说教练团队的更新,是皮划艇项目近两个全运周期发生蜕变的诱发点,那么长期以来对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视,才是蜕变的关键。“2006年搞省里的比赛,人数不足100人,现在一次省比赛就有1000人的规模,全省仅有三四个市还没上项目,你说我们的基础牢不牢靠?”王博清直言,“只有地市强大,我们才能强大。”

如今在日照水库基地,除了

提供吃住训练,还实现了专业人才、训练器材、科研信息、训练水域的共享。“地市队来了水库就像串个门。”王博清表示,“过去,第一名到终点抽根烟,喝上一碗稀饭,第二名都不一定到,现在基本都是六条艇齐头并进,竞争不是一般的激烈。”

12月2日,全省新一年度水上项目训练工作会议在水校召开,各市相关领导齐聚一堂。全省各市都要建队,进一步完善青少年赛事,被王博清提上了下一步工作的议事日程,水军们把眼光放在了更远的未来。



“硬汉”王博清们

本报记者 刘伟

对着摄像机的镜头,王博清的额头渗出了汗珠,“我需要一块毛巾,参加了那么多大赛不紧张,今天竟然紧张出汗了!”王博清笑言,周遭的记者全被逗乐了。一米八多的个子,板寸头,鹰隼般的眼神,这位从业三十多年,生死线上走过几遭的教头不善言辞,然而随便几句话,却都透着硬汉的调子。

1982年,18岁的济南小伙王博清走出黄土地,在济南市体委划艇队开始了运动员生涯,“我是最早的一批划艇队员,当时也没多想,就想着早点能挣上工资,孝敬含辛茹苦的父母。”谁想这一步,一走就是三十多年。

王博清骨子里是个不服输的人,“我的业余爱好是打篮球,打牌也很在行,即便是爱好,一上了场,我就受不了自己输。”凭借这股子执拗,1986年,王博清获得了全国锦标赛第三名,拿到划艇运动生涯中第一枚奖牌;1989年,山东人的名字第一次写入中国划艇金牌榜;1990年,他登上亚运会冠军的领奖台。1993年,王博清开始担任国家队省队教练,2006年担任校长至今。

2008年初南方暴雪,在四川训练的王博清带着一众兄弟,完成了一次生死穿越。湿滑的蜀道上车,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堕入万丈深渊,回想起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不少人心有余悸,然而王博清在采访中只说了一句,“真的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同,训练时间放着呢,再难也得赶上!”

王博清是水校人的一个缩影,在这个远离市场化,近乎“清修”的当行,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高蓓蓓和邱锁仁夫妻同为教练,因为长期在外训练,半年见一次孩子都是奢望。全运赛场上,宋凯因在身体极度不适的情况下拼到了终点,直至缺氧甚至一度昏厥。

“有人曾形容我是一个硬汉,然而男人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曾经,我为没能在母亲病重时赶回家去尽孝道而在母亲去世后洒下愧疚的泪水;曾经,我为没能照顾好弟弟而洒下痛失手足的泪;曾经,我为年迈的老父亲还要为我操心洒下感动的泪……十一运周期,我的战友,我的兄弟们都如我一样,为忠孝难以两全而任泪水横流。”在《我的2009》一书中,王博清写下了上述文字,或许褪掉了教练的外衣,我们才能发现一个更真实的他。

水校校长王博清和划艇教练高蓓蓓。



运动员们在训练中。 本版供图/魏巍

